

由巴黎骚乱透视欧洲移民问题

□王冀平

(南京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2005年10月27日, 法国首都巴黎郊区发生骚乱, 骚乱呈燎原之势迅速蔓延, 这次骚乱给世人带来的冲击不仅在于骚乱本身, 它暴露出法国国内所存在的深刻移民问题, 法国骚乱是目前欧洲移民政策诸多潜在问题的一次总爆发, 是欧洲普遍存在的移民问题的缩影。笔者认为, 解决移民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各族裔的共同发展来消除不平等的根源。

关键词: 巴黎骚乱; 移民问题; 同化政策; 种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D5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 (2006) 07-0235-02

2005年10月27日, 法国首都巴黎郊区发生骚乱, 其起因是巴黎东北郊2名男孩为逃避警察追捕在变电站遭到电击死亡。之后, 数以百计的青少年焚烧汽车、打砸店铺, 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骚乱呈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法国其他市镇, 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规模最大的骚乱。在平息骚乱的同时, 人们必然要思考发生这场骚乱的深层次原因。

移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在欧洲国家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过程中曾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历史上看, 欧洲经历过一个从移民输出地区到移民输入地区的转变。二战结束后, 西欧各国经历了两次移民浪潮, 第一次发生在战后重建过程中, 西欧国家吸纳了为数众多、文化素质较低的北非、西亚劳工。第二次移民浪潮发生在冷战结束后, 由于世界非殖民化运动和欧洲在冷战中的前线位置, 西欧各国吸收了大量源自前殖民地 and 东欧地区的政治移民。这两次移民浪潮的发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二战后大批北非、西亚劳工缓解了战后劳动力短缺的状况, 促进了西欧各国的战后重建。冷战后对政治移民的吸收曾是冷战中西方集团手中的一张“王牌”。大概从战后到七八十年代, 欧洲人对外来移民基本上比较宽容, 种族歧视论调遭人唾弃。只是如今事过境迁, 随着冷战的终结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加之欧洲经济的持续低迷, 当年大量引入移民的很多负面影响开始显现, 尤其突出的是人口与就业市场的需要严重脱节。20世纪90年代以来, 西欧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缓慢, 失业率高的状况, 公众受极右分子舆论的误导, 不承认外国劳工的积极作用, 责怪他们错误地接受低的报酬, 影响自己

的工资降低。外国移民成为西欧社会失业和犯罪问题的替罪羊。移民问题已经成为角逐政治权力的政党和个人野心家动员民众的一种政治资源, 成了极右翼分子的制胜法宝, 正是用反对移民的口号, 欧洲的一些以种族主义和排外暴力为标志的右翼政党得势。“9·11事件”后, 人们对外来移民、尤其是具有特定宗教背景的异民族移民, 产生了更加强烈的警觉, 甚至是排斥的心理。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洲朝野普遍关心的一大问题, 移民政策越来越成为国家社会政策中的一大症结。

除了极右翼分子的鼓动, 西欧民众对移民的歧视和排斥还有其自身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殖民主义的长期历史在欧洲社会培育了一种种族文化优越感; 在殖民掠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 也养成了欧洲部分公民的利益独占心理。这种根深蒂固的利益独占心理和种族优越感严重地制约着现代公民的价值判断, 败坏着公民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国家的福利政策在促进民族国家内部的整合和强化共同价值观的同时, 也助长了欧洲各国普通民众对公民权和社会福利的独占心理, 把公民权 and 与公民权相联系的各种社会权利视为禁脔, 不许任何外人染指。”2005年5月的“欧宪公决”被否决表明了法国民众对现行高福利社会模式的依恋和不愿参与自由经济的竞争。二战以来, 欧洲国家为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逐步建立起了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福利制度, 其福利水平和政府对社会保障的开支都比较高。20世纪70年代以后, 西欧国家先后进入了福利国家的行列, 这对处于西欧周边国家和其他地区的部分个人来讲, 移民到这些

福利国家，成为一种不断增长的极其明显的倾向。生活在西欧的移民也得益于这种福利社会的生活模式，每月都能领取一定数额的社会救济金，勉强度日，维持不富裕的生活。近年来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激活了隐藏在公民内心深处的排斥意识。他们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欧洲经济的持续低迷、福利水平的下降、失业率的上升，更加重了他们的这种担心。

此次骚乱把法国社会搞得疲惫不堪。有很多人担心，移民问题引发的冲突会让极右分子坐收渔翁之利。柏林《世界报》社论指出：如果法国政府和反对党不能团结一致，共同解决问题，那我们就能预料18个月后大选的胜者是谁了。各政党人士也好，住在“问题地区”的几百万移民也好，都将成为事件中的失败者。这种说法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法国社会和整个欧洲社会所面临的一个现实危险：移民的过激和非理性行为会引发移居国民众的强烈反感，促进其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从而加剧种族主义的影响，这样，就会引起极右派在政治选举中的胜利和成功，进而引起民主制度的危机。骚乱暴露出来的犯罪和治安问题，加强了公众对于社会治安和本身安全的关注，使得他们更倾向于接受一个主张强力保护社会秩序和政府，而这方面立场更为强硬的是传统的右派，因此骚乱的结果使欧洲国家政坛向右转的趋势恐怕会更加明显。既然已经预见到了面临的危险，就要采取措施来避免它成为现实，这需要移民群体和各国政府以及普通民众各方的共同努力。法国社会体制确实存在若干弊病，特别是法国移民政策的缺失，移民的不满与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移民青年却选择了错误的表达方式——骚乱，不但玷污了自己的形象，也危害了社会。骚乱中祸及无辜、目无法纪的狂暴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当生活的平静已被打破，社会气氛已到人人自危的境况时，法国民众呼吁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迅速制止令人发指的暴乱，恢复秩序，展开对话沟通。如果“沟通”变成“城下之盟”，法国社会将就此进入无政府状态，法国人民将陷入没有安全保障的困境。这不仅无助于缓解移民青年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有可能使形势朝更坏的方向发展，加剧法国社会不同族群间的裂痕，给极右分子离间族群关系以可乘之机。从各国政府层面来说，近20多年来，大多数民主政治家都把移民问题视为困难，视为麻烦的根源，针对存在的问题实行类似“零移民”，“零容忍”政策；把平息移民骚乱称

为“清除社会渣滓”、“扫荡问题街区”，这些强硬做法和强硬措辞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有可能使既有矛盾更加激化。对于政府来说，应该努力在消除歧视的同时积极开展沟通对话，多去倾听移民群体的所思所想，借此机会加强国家理性与人民理性的建设，在不断自我革新与前进中追求社会的稳定。移民既不是被动地接受移居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安排，也不是绝对排斥移居国的诸如此类安排，他们是根据在移居国的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他们自身的生存能力来建构适宜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空间和相应的价值理念及社会认同。从各国普通民众层面来说，迄今为止，虽然在法理上已经废除了种族歧视，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族主义影响还长期存在，并从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不断得到强化。移民群体依然感受到生活在移居国的“他者”的被动地位，他们仍被排斥于移居国白人主流社会以外。虽然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人们在公共领域受到歧视，大可依法起诉，但个人歧视则是另一码事。它是观念、态度的问题，不能为道德立法，这完全取决于个人自身。欧洲人为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而自豪，他们把自由、平等作为理念，然而在接纳移民方面，却违背了自己的信条，欧洲人在移民问题上通常只注意到了移民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而有意或无意地遗忘了移民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巴黎骚乱使世人看到了法国社会内部的不和谐，暴露了长时间以来，法国政府对移民弱势群体缺少关注，这也是欧洲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移民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各族裔的共同发展来消除民族不平等的根源。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而也决定了解决移民问题的长期性。民族只有在充分的发展中才能自觉地融合，民族只有在自觉融合的过程中才能自然地消亡。随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逐步发展，终有一天，各国国家社会将被欧洲社会所取代，那时将不再有法国和法国人，德国和德国人，也不再有所谓移民与本土人的区别，但人类的灿烂文化将依然存在，“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将长久地闪耀光辉。■

参考文献：

[1] 王建城.后殖民时代移民问题的本质与政治共同体的重建.世界民族, 2004, (1): 2、3.

[2] Myon Weiner, Global Migration Crisis, New York Harper collisms, 1995.128、12.

【作者简介】王冀平(1977-), 河北人,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现当代国际关系。

责任编辑: 雨田